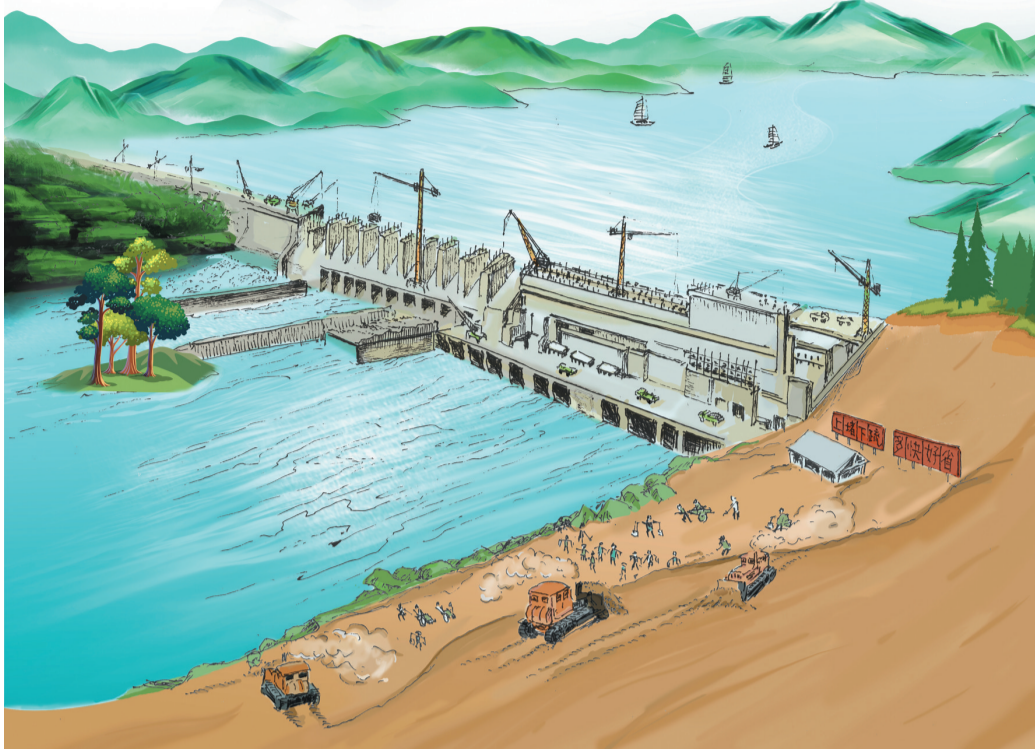


但饮一瓢“汉江水”

■ 陈奉生



《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 陈康乐 作

一渠大江水，不舍昼夜，穿黄河，走冀豫，入京津，倏忽十载，“南来”之水润泽着北方。

追溯历史的源头，十堰的丹江口水库，与北京的密云水库，一南一北，远隔三千里，在1958年9月1日同一天开工。如此神奇的巧合，必然注定成历史性的缘分。这两座新中国水利史上的丰碑，一个被誉为“燕山明珠”，另一个被誉为“亚洲天池”，虽远隔千山万水，却承载着几代人的心血、眷恋和期盼……

俯拾岁月的底片，来自京、津、冀20多万建库大军，在燕山脚下，潮白河畔，追着太阳，赶着月亮，昼夜奋战，实现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既定目标；与此同时，在丹江口水库工地，来自湖北、河南两省所辖的襄阳、荆州、南阳三个地区的十余万民工，挑着干粮，背着铺盖，带着简陋的工具，奔赴工地。他们上山砍竹割草，沿江边搭建简易窝棚，然后用竹筐、独轮车、小木船运载黏土砂石，没有电，晚上就用火把、汽灯照明，冲天的亮光彻夜彻夜。

天清一雁远，苍波遛可期。2014年12月12日，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陶岔渠首缓缓开启闸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十年来，南水北调中线之水，起于湖北十堰丹江口水库，为沿线26座城市累计输水超过68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1.08亿人。“南水”的到来，缓解了北京水资源紧缺的局面，也完成“南水”成为北京城区主力水源的历史性转变。

如果说丹江口水库是一口北方的“大水井”，那么，团城湖就是北京市民的“水龙头”，而密云水库就是首都储水的“大水缸”。

每当我伫立在密云水库的白河大坝，凝视满眼的天色，满眼的水色，就想，十堰人民把“水”的女儿，远嫁给了北方，焦渴的北方大地，被汨汨而来的“南水”，滋润得葱葱郁郁，原本枯萎的密云水库变得丰盈而烟波浩渺。那一朵一朵的浪花里，藏着多少“双向奔赴”的故事，也藏着对十堰故乡多深的思念……

化十二年十二月(1477年1月)，明王朝针对流民问题设立特别巡抚辖区湖广行都司，全称“抚治郧阳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掌管鄂豫川陕毗邻地区4省8府9州65县军民事务，直至清朝康熙十九年(1680年)撤裁。如今的郧阳区肩负着“护水”“发展”的双重使命。为支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郧阳先后经历了两次淹没、两次搬迁、三次移城。移民在异地重新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是何等艰难。

浩荡的移民搬迁队伍早已融入历史的长河，移民的故事却依旧留在人们的心中。拆掉老屋、填平水井、砍倒柿子树、卖掉渔船、关停造纸企业……每一滴水背后，都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为了忘却的纪念，郧阳区用8965块老城旧砖，铺设成一条小路，代表曾经的郧阳府管辖8府9州65县；在郧阳区柳陂镇卧龙岗村，有一组雕塑群，包括14位移民人物铜像，3条看家狗，10条汉江鱼，1棵柿子树和一口水井。有人捧一抔故乡的土，跪别家园，有人把渡口的牌子扛在肩头，有人在柿子树下拉着一曲悲怆的二胡……

向水而生，向水而兴。怎样“挪穷窝”“换穷业”呢？郧阳区杨溪铺镇青龙泉社区，是湖北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居民是18个乡镇243个村的4300余户近15万移民。移民在异地重新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是何等艰难。最好的地方安置，以最优的产业帮扶，搬迁和产业一步到位，形成搬迁促产业转型的“郧阳模式”。

许多人不知道，香菇生长在什么地方。土里？培育盆里？还是树上？在房县、郧西、郧阳等地，至今仍然沿用着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栽培模式，取当地一种花栎树，把树截成一米左右木段，然后打孔接菌种，这样就能长出当地有名的黑木耳或香菇。古老的种植香菇之法，成为郧阳的点“金”术。郧阳投资建设香菇产业园区1200亩，香菇大棚3000多个，年产值4000多万元，带动3000多人就业。以青龙泉社区为辐射，按照全产业链、全产业链、全价值链模式，香菇种植成为青龙泉社区的“致富伞”。在谭家湾镇建设食用菌循环经济扶贫产业示范园，成立华中食用菌研究院，建设研发中心和香菇交易市场，引进上下游企业22家，建成智能化四季出菇工厂，形成集研发、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香菇产业链条，香菇点“亮”了移民的日子。

同时，郧阳区先后引进上海东北亚新等袜业企业落户，全区19个乡镇建起袜业工厂，26个村布局生产车间，700多个农户家中开设加工作坊，带动众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安幼养老都兼顾。

郧阳区坚持生态、经济、产业三化融合，组建12家农业龙头企业，带动2万多名群众种植木本经济林35万亩。油橄榄、木瓜、核桃等成为郧阳群众的“摇钱树”。厚植绿水青山，赢得金山银山，做到可持续发展。

“啥叫今非昔比？都在娃娃们脸上写着呢。”在青龙泉社区东城区幼儿园门口，一位孩子家长说。在教室里，20多个孩子像小鸟一样挥动手臂，跟着老师做操；大班孩子韵味十足地唱着《读唐诗》。

歌声穿透了时光，传到了村外，传到了汉江边。有风掠过，江水拍岸，在汉江的烟波里，仿佛传来了郧阳老城的回响……

武当山，方圆八百里；汉江水，蜿蜒三千里。两者在地球神秘的北纬30°线上相遇，演绎了怎样的古今传奇？汉水流域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分为两仪四象五行的裂变中，道尽了人

生自然的本质。明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朱棣颁诏下令“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翌年，诏命驸马都尉沐昕与隆平侯张信、工部侍郎郭雄督率民工丁夫三十万众进驻武当山，历时十四个春秋，耗银数百万，在悬崖峭壁上修成9宫8观36庵堂72宫庙39桥12亭等建筑群，使其成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

武当山的金顶，供奉着玄武大帝。武当山从古海洋中升起，形成一座莲花状的山形，周围群峰自然地朝向海拔1612米的天柱峰，如同众星拱月，这种奇观被称为“七十二峰朝大顶”。在民间百姓心中，玄武被赋予多种美好寓意：主天地而兴社稷；化龟蛇以祐黎元。

倘若把武当山的天柱峰视为“龟”，蜿蜒的汉水视为“蛇”，两者犹如太极里一阴一阳的“道”，化育着“水火既济之功”。

中国大陆最早诞生的河流是汉江，大约在汉江诞生7亿年之后，长江、黄河才出现。如果说长江、黄河是中华母亲河，汉江则当之无愧为“祖母河”。

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源于秦岭南麓陕西省宁强县，至武汉市汉口龙王庙汇入长江，全程1577公里。历史上的汉江虽然每段有过不同的名称，如勉县称沔水、汉中称汉水、安康至丹江口称沧浪水、襄阳称襄水，但是它们始终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汉江。

古人为什么把它命名为“汉”呢？汉是天河，天河的专用名称。《毛传》解释：“云汉，银河也。”故而《诗经·小雅·大东》曰：“维天有汉，鉴亦有光。”古人认为既然“维天有汉”，地上也要有河流与银河相对应，于是，就把这条像银河那样浩瀚的河流命名为“汉江”了。

只要有江，肯定就有船，汉江上曾经来往过许多船。而今，一艘名为“均州号”游船，缓缓驶离汉江码头，载着游人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是5D沉浸式实景演出的《梦回均州》。借年轻女考古学家若水的视角，泛舟汉江之上，观众仿佛穿越到过去，目睹淹没碧波之下，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城墙全部用15公分一块的青砖砌成的“铁打的均州古城”。仿佛在每一个转角，每一次回眸，都会遇见一口老井、一方石桌、一通古碑、一段残垣断壁和那远离故土的亲人。

在这现实与梦境之间，消逝的均州古城“涅槃”成丹江口市。而“涅槃”后的城市，只能在梦境里去寻找故土家园了。

“汉”字有着深邃的内涵。汉朝建立之前，“汉”不过是大江支流的名称，汉朝建立之后，“汉”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精神的集合体。《水调歌头：南水北调中线全纪实(2005—2014)》一书，对“汉”字作了深刻的诠释：“这个‘汉’字，道出了一条大江的身世秘密；这个‘汉’字，又是一把文明的尺子，丈量出了汉江文明的伟大历程；这个‘汉’字，随着汉江的流泻跨越千年，成为一种文字、一门语言一个民族和一种永不磨灭的精神标志；这个‘汉’字，就这样深深地烙印为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

五

问道武当山，寻源丹江口。借船之力，去体会“中国水都”的清澈、湛蓝和浩瀚。站在甲板上，面向南方，一道巍峨耸立的大坝，横亘在汉江和丹江交汇处，大坝加高后，库容由174.5亿立方米增至290.5亿立方米，水域面积增至1022.75平方公里。

掉过身面朝北方，左手边为汉江，右手边为丹江。库水90%源于汉江，作为汉江最长支流的丹江，全长390公里，仅占库水水源的10%。许多人认为，“丹江口水库”这个名称并不贴切，可以这样说，丹江口水库主要是汉江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也主要是汉江水，汉江隐藏了“功与名”。

船行之处，卷起朵朵浪花。停船时，驾船的张师傅用塑料桶从30米水中打上一桶水。大家分别品尝，连声赞叹。有人深有感触地说，没来十堰之前，觉得家里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当你真正走进库

区，了解十堰人民的付出和奉献后，你会对每一滴水有了感恩和敬畏之心。我连喝了两杯，感觉很甜、很柔。我找来矿泉水瓶，接了满满一瓶水，对十堰的朋友说，我要把这瓶水带回北京，一半倒入密云水库，一半给孙子喝，饮水思源，让他也尝尝源头水的滋味。

轮船启动，水面泛起的层层波纹，似一个又一个“水”的篆书。水是丹江口水库的灵魂，我站在船头，正与一个灵魂相遇，它藏在水底，像历史藏在时间的深处。

一水相牵，北京和十堰紧紧连在了一起。十年来，北京市累计援助十堰协作资金22.5亿元，支持京能热电、北冰洋、北控燕京啤酒等582个项目落地。两地积极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十堰336个优质农产品进入北京首农推荐目录，十堰茶叶、香菇、黄酒、木本油料等进入北京市场，农民年收入逐年提高。持续开展“院士专家十堰行”等活动，十堰已有18家院士专家工作站，达成合作协议223个，帮助培训“高精尖”人才、技术人才、致富带头人1万多人，为十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智力支撑。京堰两地10个县市区、133个乡镇结为“亲戚”，成为亲密无间的“一家人”。

我曾写过密云水库的报告文学《京华水源头》，在查阅史料时，了解到历史上的北京，曾经是一个水资源丰沛的地区。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等河流从燕山和太行山中奔涌而出，冲击成扇形的“北京湾”。从蓟城兴起直至明清，这里平地流泉，河网密集，湖泊星罗棋布。一条大运河，更是流出古都水的韵味和繁华。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的经脉。随着北京的发展，城市对水资源需求不断增加，加之气候变化降雨量逐渐减少，北京丰富的地表水系迅速断流、干涸，甚至地下水也超采严重，缺水局面渐渐逼近。随着首都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和用水量激增，加上经历长时间干旱，密云水库水位连年下降，一度入不敷出。“南水”的到来代替了密云水库主要供水水源的作用，使其得以“休养生息”。

2015年9月第一次启用以来，密云水库已累计存蓄约6亿立方米“南水”；2021年，密云水库蓄水量达35.79亿立方米，创历史新高。“南水”进京之前，海河流域一度面临着“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潮白河常年断流。有了“南水”助力，时隔22年后的潮白河，首次实现全线通水。

北京地下水水位也逐年呈上升趋势。从2015年开始，地下水水位连年回升，平原区地下水埋深从2015年的25.75米回升到2023年的14.74米，累计回升11.01米，地下水储量增加56.4亿立方米。北京的五大河流时隔26年后全部重现“流动的河”。闲暇时，我带着孙子去潮白河的左堤路遛弯儿，天空是蓝色的，潮白河是蓝的。蓝得包容、蓝得轻盈、蓝得惬意。左堤路边的草木葱茏，虫鸣唧唧，此起彼伏。清风微拂，潮白河漾起一阵波浪……

一只江鸥翩然飞来，船已行至人称“小太平洋”的浩瀚水域。放眼望去，浩渺万顷，如绸缎般铺展开来，延至天边。伫立船头，四顾皆水，几无遮挡，便有云帆沧海的感觉。将视线延续向前，通向更为湛蓝的深处，隐约可见浙川的陶窑，那便是大江北去的渠首。

我拍了一段视频发给儿子，让他给孙子看看。晚上孙子就惦记着这瓶水了，打电话问，爷爷，啥时候能喝到汉江水呀？

我回到北京，水还在快递的路上。我告诉儿子，水到了，留一半儿水在北京，快递一半儿水回密云。没过多久，快递的水到了。孙子打来电话说，爷爷，汉江水和家里的自来水，味道咋一样呀？我说，你都喝很多年了，肯定是一样的呀。早晨，爱人开车，我们去了白河入密云水库的河口。远处黛绿的青山，逶迤连绵。白河河口的鹿皮关长城，被晨辉镀上了金色。我把水倒入了白河，阳光洒满河面，闪烁着粼粼波光，向南流去……

我的微信名叫若水三千，古人云，弱水三千，单取一瓢饮；沧海万顷，唯系一江潮。我蹲下身子，把手伸进白河边的浅流里，遥远的汉江已不再遥远，已然成为亲如一家人的“姊妹”。河水从我的指缝间悄然流淌，好像牵起了大江北去的一江潮……



《封禁禁渔保水清》 陈康乐 作

一泓清水一丹心

——写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通水10周年之际

■ 郭晓勇

我没有去过丹江口

也没有到过十堰

但是我们并不陌生

但是我们并不遥远

因为，我们日日夜夜相遇

因为，我们时时刻刻相见

那涓涓流淌的清流

日夜流进京城

流进千家万户

时刻送来甘甜

送来夏凉冬暖

一泓碧波三千里

川流不息润两岸

此刻，我禁不住向远方眺望

此刻，我就站在北京团城湖畔

感受这情深意长的浩渺

感受这天天一色的浩瀚

此刻，我看到了无数身影

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身影

此刻，我看到了无数心愿

这是敢作为勇担当的心愿

此刻，我看到了无数河流

这是奔腾不息的河流

此刻，我看到了无数高山

这是巍峨不倒的高山

谁说远水不解近渴

南水北调好梦圆

此刻，我就站在北京团城湖畔

瞭望丹江口，瀛湖，汉江

瞭望武当山，绿水，青山

壮哉水脉，命脉，国脉

壮哉河畅，岸绿，心愿

人人都是守井人

小水滴汇成大河潭

悠悠南水，浩浩北上

一个古老民族复兴梦想

新时代擘画治水宏图

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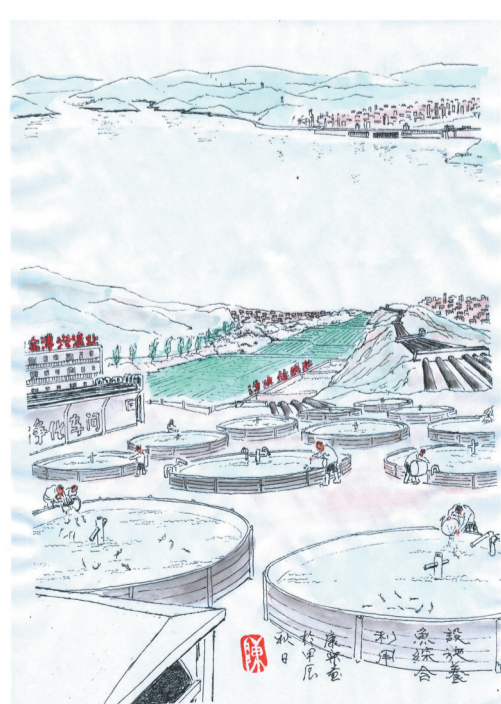
润泽大地润泽心田

奔腾江水不舍昼夜

千里亲缘一水牵

一片丹心

丹心一片



《设施渔业促增收》 陈康乐 作

“保水护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十周年暨京堰对口协作十周年征文活动 获奖作品选登

主办：北京市作家协会 十堰市文联 十堰市水利和湖泊局 十堰日报社